

惜抱軒集

惜抱軒筆記目錄

卷之一

經部一

卷之二

經部二

卷之三

經部三

卷之四

史部一

卷之五

史部二

卷之六

史部三

卷之七

子部

卷之八

集部

惜抱軒筆記一

經部一

易

譙天授說易 往閱宋郭子和易說其論欲人知易象而其書解易但說理而已殊不言及聖人取象處極以為疑今閱朱子語類載胡籍谿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看見乃謂之象一句他日又問天授曰象之在道猶易之有太極天授之學出於郭氏蓋所謂象乃沖漠無朕中始動之幾幾動則成象矣然則其所謂學易之要在乎慎獨也此與漢以來說易者言易辭取象於物之意不同朱子又云譙作牧牛圖然則今僧家所傳牧牛圖出於天授也

余解易震卦億以安為順按說文意志也意十萬也億安也今隸書亂意於意又作億字說文無此字易震正當作億若億則屢中不億不信正當作意耳

說文咎灾也咎毀也經典皆通用咎按毀失過謬之義若內省不咎及過涉滅頂凶咎皆咎義而通用咎

書

允釐百工 史記五帝本紀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依太史公意以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不上屬治歷事而下屬若子采意此讀是

滔天 史記云似恭漫天太史公意蓋作欺謾意此滔天疑古文尚書本作滔或滔皆欺謾意假借作滔與下洪水滔天字異

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依五帝本紀則當即黃帝矣然但言堯太祖者五帝世系似太史公雖依大戴禮記序之殆亦未敢信為真孔子之言耶

怙終賊刑 鄭注謂其人終身為殘賊則刑之賊字讀屬怙終者說偽孔賊殺也言刑殺怙終之人此解勝鄭矣而義未盡蓋賊止是傷殘之義肉刑皆賊不獨殺也左傳亡人得賊者言被傷殘也同此解

彰厥有常吉哉 世讀常字作句非是常吉二字當連讀之與立政庶常吉士同凡人為善天貽以福故古人以修德之善與履境之善其字多同用穀善休吉皆是也彰厥有常吉之吉吉即是上九德之事常即是下文日字常而不變乃為可用之人立政所言文王官人正如唐虞之法是以前末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常吉之人也吉如見羣龍无首吉之類以處境言也與書子孫其逢吉之吉同大吉无咎之類以修德言與書常吉哉之吉同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橈

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州鼎疑此蓋大禹謨之正文也漢時謂堯典以下統名虞夏書故漢書溝洫志亦因史記曰夏書云云而說文標字下引虞書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櫟澤行乘剌即謂之虞夏書故或謂之虞或謂之夏皆可耳要皆是引大禹謨也漢儒注書說四載多据此文而明言出於書者惟太史公班固許慎三家此三家固皆真見古文尚書大禹謨者也作偽古文禹謨者豈不見此然偽作古人為論說之辭差易為序事之辭則難故雖見此語而不敢用耳

簫韶九成 蔡傳謂簫是今文古文作箛舞者所執之物先儒誤以簫管釋之所說極當無可疑者蓋戛擊鳴球至鳥獸蹌蹌是說樂之聲簫韶九成是說樂之容也簫乃是借字

禹貢 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唐虞事與三代之制自各不同周時諸侯之於天子不朝之年則有聘聘有幣是歲歲有貢也唐虞時蓋惟有來朝之貢耳故朝即謂之貢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是也貢即享物也享多儀而輕物任土所有不須珍異禹之道也

盤庚 余作盤庚說云盤庚之後商乃稱殷其時未聞閭百詩語也頃閱馮山公集

引百詩語乃同余說山公又駁之云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云云鼎謂此當以此語益證今世竹書之偽耳不當以偽竹書駁閻說也水經注洹水出山連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則鄺道元所引真竹書如是足徵百詩與愚見所言之不謬矣

予若觀火予亦燭

出聲讀若巧拙之拙然則今之拙者假借字

謀乃作逸

言予非

荒德而妄為也審度事勢若以火照予既有燭明知不可避勞故謀振作安逸畏勞之衆汝等從予振作若網在綱若農服田力穡大難不可濟乎慮難曰謀後文聽予一人之作猷正與此句相應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短長猶言是非也當盤庚將遷時事勢艱難是非非愚民所

能遽曉如云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其言似有理而不知其為浮言恐沈於衆者也夫小民胥顧於歲言發有逸口阻撓國是已可畏矣汝等國之舊臣知君制是非之命宜以民之意告於君果其是則當從民意果其非則當以圖害莫若輕之意不匿厥旨曉諭於民奈何反胥以浮言恐沈於衆哉說文矧况也詞也此矧字止是詞也意

歲 歲字止是刺意小人攸歲及歲言皆刺譏之意非歲銘之歲也

今予其數憂賢揚歷告爾於朕志按此是古文尚書其作心腹腎腸者乃歐陽夏侯等之今文尚書也正義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按說文息愁也憂為和之行則古文優進之優正當作憂其正義內腎字當作賢陽當作揚傳寫者誤耳當盤庚時雖有不悅遷之人而賢有識者自與盤庚同心所謂老成人所謂篤敬也遵用其言是為優賢以所歷見之明揚示於衆是謂揚歷古我先王適於山今吾亦然也是也左思魏都賦魏陶邛乙等薦管甯表皆用優賢揚歷字其意以揚歷即優賢義蓋非經旨然當時有康成古本經文若此故文家據以為用偽古文乃反依夏侯等之今文易康成之古文者蓋不達其義訓以為難通也世傳黃庭經作道憂柔身獨居義之俗書猶存此古字彌知鄭本作憂之非誤矣學是大篆字數是小篆字二字一意也學字从敦皆兼有敦人及自覺悟兩意禮記引書學學半此隸書从大篆文若从小篆即數數半也安得兩字一大篆一小篆乎故學記內學不獵等讀胡校反又善教者教字一作學讀胡校反未嘗改作數字也康成註禮記學學半取教及覺悟意分釋之豈謂如大篆文專訓覺悟如小篆文專訓教也又說文子部有孝字教也必欲用兩字體宜云孝學半不當云數學半也作偽古文者於諸經之訓皆頗涉獵雜竊其辭獨於說文荒略故說文引經多係古文

而作偽者不知取茲又不知大小篆之別妄分二字而後世皆循其謬矣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六字句案說文猷言意也謂吾意欲言也此猷乃猷之假借字馬融本作繇繇亦假借字爾雅爰粵於那都繇於也此猷字正如爰粵字義又大誥肆哉說文肆極陳也按肆乃極言吾意之意肆可斷句猷不可斷句尚書中用猷字必連誥告字非如吁嗟歎詞可斷為句也而前人釋猷為道讀斷句致偽作古文者云猷殷王元子則文理不可通吾為拈出亦可笑也 秦誓尚猷詢茲黃髮亦是猷字義

以猷訓道當是歐陽夏侯之詁故王莽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也又馬融本猷字在大誥下以王莽大誥推之西漢經文亦在大誥字下今本則與多士多方篇同在大誥上要之此是虛字在上則如爰粵在下則如於義訓皆可通也訓為道則非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辭也哉初也言昔初庶邦君庶御事成爽邦之功由爾等之明哲今何不明哲耶肆字古文作𠄎與遂字不同不承上文但是發語之詞此處當十字為句讀哉斷句之誤正與篇首猷字斷句誤用同

康誥 康者國也稱康叔猶管叔蔡叔之稱也武王始命康叔為康侯故其辭曰孟侯朕其弟孟者始也言始命吾弟為侯也謂吾弟為諸侯長者非是康叔封衛時年

長德益著而國大可長諸侯若封於康年猶小國小不可為諸侯長也此篇自孟侯至作新民命為康侯之辭也自敬明乃罰至末命為司寇之詞也夫周制以諸侯為六卿既為卿必不能尚居其國也吾疑武王命之誥恐亦非一時之辭成王命侯於衛乃以先王命辭合為一篇以授康叔耳以為衛之兼司寇猶前日也而王即為命辭安能有加於先王之上哉一篇而兼有二誥猶之酒誥有誥妹邦誥康叔辭焉亦兼二誥也

周公咸勤 勤撫勞之也猶內則見於公宮則劬

司寇卿也國之獄訟豈能坐獄於司寇之廷哉外事者都鄙鄉遂之事也

要囚當依陸德明音於宵反周時聽訟之名左傳所云合要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皆同此讀

庶子者卿大夫子內衛王宮最親之職也由親職授官外出曰外庶子此當與疏賤驟仕不同乃其訓人別播敷以取私譽而病君故甚可惡

外正惟威惟虐作一句讀言君長不能修於宮寢之內以示家人及小臣而外之所正率以威虐藏身不怨而求喻諸人所謂非德用乂也

酒誥爾大克羞如洪範羞其行之羞進也言進能事其耆長及任其君之事固可飲

食醉飽矣然又必內自觀省無媿於中德乃齋明而可進而饋祀於神明蓋庶士有正庶伯君子非第如庶民第能養其父母無大過而已必進於誠意正心大人之學乃為勝其任也

人於當為之善則為之固惟恐其益也於其所不當為之不善則不為惟恐其不逸也妹土當天下既定之後不惟自息乃逸助武庚為亂以取滅亡之禍豈不痛哉故誥庶士有正曰爾乃自介用逸逸者不為不善之所誘往而已商人最重家法故周封魯衛分殷民皆以族名宗工者族之長者也酒誥末劄必殷獻臣至百宗工皆以殷故臣言之矧惟若事以下乃周今命於衛之臣也

梓材惟其塗丹雘 此當依說文作廐今因塗暨茨亦作塗誤也爾雅木謂之廐王謂之雕郭注皆治樸之名既斷則加敷治之功乃可丹雘

洛誥朕復子明辟 漢人解為周公復政成王自是實事但以云復王位則不可耳周公攝政至是年既建洛邑乃歸政成王以成王年長又甚明哲足以為君故曰復子明辟若第以復命言則明辟二字無義矣

此篇周公在洛以佅告王王答之往返皆非面相語也故篇名洛誥其末乃紀成王在洛烝祭事若其誥皆王未至洛之言也周公攝政凡國要政公皆為之矣而頒賞

功臣修飭祀典尚未備固是未暇而公意亦留以與王為之使其新即政施德於天下以見其休美也而又恐其少涉私暱故又以其朋為戒也成王尚不敢盡任故言予至洛但愍祀即退命公留於後居洛今未定於宗禮是周公攝政時治國之功未竟未克救撫公功而成之也然必公在此迪將其後卒成之則紀功飭紀咸得其宜若公去而予任之則是困我也舊解以命公後為命伯禽者誠為非是而蔡傳又以救公功即下文命甯之事則尤非是命一使問何至無暇而云未克哉

以功作元祀其人功大賜族爵命為一族之祖是為元祀雖其人尚存而為祖已定亦可云元祀也周公所未暇為而今當為者莫大於此此成王所以稱為畢協賞罰也成王留周公迪將其後定此宗工監其優劣使其人誕保文武受氏而治為周師保疑丞之輔則救公功之事略竟矣經云公定即承上文未定於宗禮之定也蔡傳知命公後非以伯禽為後之謂而以四輔仍指周公言則不可通矣四輔者指諸功臣所謂汝受命篤弼者也

救公功猶救甯武國功之救謂繼其事而成之

俘來毖殷蓋周公欲以在周工往治新邑成王乃先使舊臣來洛治事故云毖殷而因即使甯問於公也

桓宅二酋 蔡傳以謂成王以此甯問公者非是天子與諸侯相見以鬱宅祓除不

祥此身相見致問之禮非甯問之禮若甯問豈可謂之明禋且一卣足矣二卣何說哉蓋洛邑文武廟成當致告焉王使周公以秬鬯告廟而已此文與上卷殷甯予自是三事同此使耳予不敢宿如不宿肉之宿甯者問其安否此常禮也蔡乃以此當上文敕公功以為重典故其說轉支 廟成自當致告康成云六典成祭於明堂及偽孔傳云周公致太平敬告文武以此釋明禋已是支離蔡傳以謂甯周公以此二卣則其失彌甚耳

多士惟三月 蔡傳謂作洛次年之三月鼎謂即作洛之月也康誥所云乃洪大誥治者即包諸誥之總詞酒誥以誥妹邦之殷士多方以誥遷洛之殷士正是一時事也史自分載之耳

弼我 按弼字說文从弱弼其兩反強之也此弼字乃弼戾意強之也天人交迫不得已也非可以輔弼解

繼世以有天下前王之德猶存後王雖失德天下臣民猶當奉之此事理之常固天命也至其失道之極為天人所惡天乃更求賢聖以為民主此又天命之大者逸王恃天命之常恃以淫佚所謂圖帝之命屑有辭也茲其詩也若夫故臣民心係故君亦以是圖天之命雖未達天命之大者而非詩也故多士篇曰率肆矜爾多方謂之

義民反覆誥諭以天命之大辭戒雖嚴而未嘗不寓其溫厚責其罪而諒其心此其所以為聖人書也

君夷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古以死為無祿則有祿者謂號叔死而幸四人尚存也

儒者於孔子刪書後作序於一篇事理當序其原始若史氏則只序本年見事前後各載當時事如周公東征事舊史於當時記載詳之久矣豈須於封蔡叔時詳述之哉如偽書則是作史者逆知孔子刪其前事之篇須於此序其事也又不知管蔡致辟不在流言而在助畔不敘其畔而序其流言若周史乃爾無識聖人刪書豈肯取之哉

多方不肯感言於民 人君德之建不足以懷民而致民之怨怒而僅以哀感之言動民固已晚矣雖然其自責果能深痛猶足以感人心回天怒也唐德宗奉天之詔是也若驕主則更有辭以責人之罪而自居無過故曰大淫佚有辭肩有辭而終不肯感言於民是乃唐德宗之不若者也

爾心未愛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周公知商故民感憤故國之亡不恤以死而圖報周也故以柔巽之言欲動其自愛之心而終不以誅戮為事固周之至

仁而其所以動天下而久無患之道正在此也爾心未愛即酒誥之厥心疾很不克畏死也

立政帝欽罰之 說文欽為欠兒欠乃出氣意上帝無言而降有氣故曰欽罰

亦越文王武王 武王二字衍此篇專在文王官人觀後亦越我周文王句自明亦越武王節乃言武王事也左右攜僕百司六字句與表臣百司句對

立政之要知人也專任也我其克灼知厥若四句說知人時則勿有間之說專任自一話一言承知人而所以能知人必君自能修身明理遠諂佞樂忠直此等皆周公所素以教王者所謂徽言咸告孺子王也王守之則可以知人既知人則專任故下其勿誤於庶獄庶慎又承專任自古商王至勵相我國家又承知人今文子文孫至大烈又承專任言天子自有所當任之事豈可下侵有司牧夫之事而於己所當任之大者反廢其職哉然專任要非得人不可故又以其惟克用常人終之也夫小人亦有為善之時其為善以要名希寵而已得所欲則其人變矣惟君子有常惟克知灼見其心乃能用常人皋陶之言彰厥有常文王之時庶常吉士能用常人而人君之道盡矣

顧命伯相命士須材 舊說謂材木為喪用非是此篇喪之常禮不載成王乙丑崩

庚午日當殯於西階上經不載也況材木細事乎癸酉去王崩九日矣始取材木不
太晚乎此篇所重在王崩太子未任側侍其至乃受顧命冊於廟因以朝見諸侯皆
非尋常喪紀之事夫當喪受冊與會同事際一時有司定職固有之而固有不可責
於定職須特命者矣命士須材而任之此冢宰攝政時之大事故變上文太保而特
書伯相也材者人材非木材也

狄設黼宸綴衣 按此事在周禮為司几筵之職茲云狄設者司几筵掌其禮法設
者狄小臣事也此文總下四處設宸皆同其異者下乃言之幾席說文引作布重篋
席云織弱席也讀與蔑同按司几筵王位設黼宸宸前設莞筵加繅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鄭注繅席削蒲弱展之次席桃枝席鼎按顧命重席祇用一類周禮所用次席
亦繅席次第加之故曰次席耳豈別類乎司几筵掌五席名物蓋其後文有繅莞熊
羣萑萑萑以喪用不數則以顧命補之篋即繅也豐即莞也底與筍合為五矣偽孔
注依鄭桃枝之說轉篋為篋篋是俗字非經舊也尚書疏引馬融說亦以為弱席與
說文同篋讀如蔑則假借作蔑則假借作蔑可也作篋不可也

麻冕蟻裳入即位 蔡傳謂從王升西階非是古人所言位本在廷之立位若堂上
或立或坐亦有稱位者乃是通稱非正訓也康王受冊時卿士拜君非有執事於堂

者無升堂之禮安得有堂上之位其所即之位乃立於廷禮記云其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是也禮記雖言為同姓然異姓固不得有異

率循大卞 卞字必有誤蓋卞本弁字隸作弁又易其下作兩筆則成五六之字故作卞此豈古文所有字哉竊疑本是辨字辨章治也大治之義或假借弁字遂轉為卞抑或本是异字其文似卞而致誤异亦治也此皆臆說無徵姑存以俟好學深思者

尚書為偽作古文者竄增以亂聖籍固可惡矣而自漢以來所傳之今文尚書亦頗為所改易轉失其真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吾始疑經云王受同瑁而介圭安所置乎及讀吳志虞翻傳注內引翻駁康成之注書乃悟經本是上宗奉同其瑁字則作偽者因虞翻語而妄增後文王受同瑁瑁乃圭字亦作偽者改之也若經本有瑁字虞翻安得復讀同為月而反譏康成釋為酒杯之非乎蓋康王朝諸侯本執介圭不執月謂執月此自仲翔之誤而作偽書者乃信而入之經文則是康王升階之後兩手受三器而應門受朝手持兩器也亦太不成禮儀矣古太廟中必有崇坫以康圭站在兩楹之間康王所受惟同與圭將祭則奠圭於坫執同以祭祭者灌也既灌則退立奠同而執圭少俟如聽命焉乃復奠圭秉同以祭如是者三禮以三而